

世界的创造并非瞬间之功，  
而是永久之业。

伊曼纽尔·康德

## 现代是新的历史轴心时代

在两个千年之交走向独立生活的我们的年轻现代人通常觉得，21 世纪应该是依数列不可逆转地接续 20 世纪，就像 20 世纪接续 19 世纪，19 世纪接续 18 世纪一样。但是我这样年龄的人们能够回忆起来，大约 40 年以前 21 世纪的到来并非好像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许多人不相信政治家们能

够防止核灾难。科学家们曾经计算过，如果把积累的核弹头引爆，能把人类消灭多少次，还计算过在大气层中继续不断进行的原子武器试验将对人们的健康、生命和再生能力引起怎样的后果。人类的理智毕竟还足以使文明生存下来了。

21 世纪开始了，这是我们的父母一辈的历史功绩。忘掉这一点并且以为似乎事态只能这样发展，就像它实际发展那样，从我们方面来说，不仅是忘恩负义，而且是轻率从事。说轻率从事，是因为接着这个错误还有另外一个，它已经有成为祸患的威胁。这就是：我们会觉得，21 世纪也同样有保证地将被 22 世纪所代替。但已到来的世纪没有给这种太平观念留有余地。

2001 年美国 9 月 11 日事件常常被称为转折性的。对于许多人转折来得早一些。对于很多人——无论在我们俄罗斯，还是在许多其他文明国家——转折至今尚未到来。莫斯科的“黑色十月”以及其后接连发生的事极其无情地证实了这一点。

新世纪以其强劲而残酷的势头到来了，向世界文明提出伦理的、经济的、技术的、生态的、人口的和文化的新挑战。恐怖主义在世界历史前台的出现只是

这些挑战和世界发展新质的符号性集中表现。

美国 9 月 11 日和俄罗斯 10 月 23—26 日，我们将永远回忆这些可怕的日子，甚至不仅作为新时代、人类历史新世纪的开端，而且作为以往世界的结束，它的终结。

我们将永远不是以前的样子，因为历史更新了。至少对于相当大部分，人们常称为文明的那部分人类，又开始了新的计时。历史更新了并打破了顺利结束世界文明演变的幻想，这种幻想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共产主义体系失败后产生的。

几乎在整个 20 世纪期间决定发展的两种世界体系，力量平衡被破坏，产生了不动用武力而取得胜利的狂欢。成为其后果的是西方世界很少受控制的自我满足，蔑视国际制度、准则和约束，这些同时在许多方面都是两极世界产生的，而在新的条件下好像是多余的。

有些人公开宣扬的“历史的终结”学说断言，西方世界，其价值、市场经济和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政治体系，是文明的最高成果。其他国家和体系这样或那样，或迟或早，在全球化过程范围内都将被拖入“追赶”西方而发展的类似逻辑中去，并将效仿西方。这

时由于自己的意志或西方不愿意而留在全球化过程的“船舷之外”的那些文化和文明，在“历史选择过程中”将退化和灭亡。

人类的未来从各种不同发展模式紧张的寻找和斗争变成一些国家、人民和文化消亡的机械过程，那里并非都能到达、达到现代西方社会消费文明的“贪婪高峰”。西方世界此刻不仅给自己赋予了造世主的地位，而且今天已经是世界的未来。

赋予西方发展这种地位和价值可以“不考虑”其余世界并同时产生了组织国际关系原则的一些新方法，产生了“全球利己主义”——根据“人道主义”的考虑和进步的价值在世界任何地点干预任何局势的权利。

但是“关闭历史”的企图却不过是幻想而已。历史更新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历史将向哪里和怎样、以什么途径和向什么样的远方走去。新世界在其发展中变得更不可预测和偶然得多，因为里面正在出现一些新的、尚不知晓和不受控制的势力与潮流。

世界的未来又变成了问题。但是如果说以前在同一个 20 世纪期间，这个关于全世界文明未来的问题是关于未来是什么样的和谁的未来方案更好的问题，

那么今天关于未来的问题则是世界文明和行星地球将有否未来？

今天世界文明的状况最接近于人类历史上那样一个时期，即它相当于被称为“历史轴心时代”的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正是当时形成了现代文明、东方和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各种奠基性的基础，正是当时形成了世界宗教产生的条件，也产生了世界历史发展的逻辑本身。这也是作为对逼近灾难的回答而发生的。那时人类可能第一次已经处于自我消灭的门槛：粗放的增长和互相灭绝的“技术”能力曾威胁毁灭世界，当时的世界不能自觉意识自己的问题和自己的目的。

只是当时完成的“意识革命”才使人成为他今天的样子。这个突破使文明克服了那个全球性危机，那个曾有可能导致过早的“历史结局”的危机。

今天我们的文明在直接意义上酷似过去的这幅图景。我们站在“新轴心时代”、新的“意识大革命”的门槛上，没有这场革命，现代世界文明就不能对于向自己生存提出的种种挑战做出回答，不能克服粗放发展能力的明显局限性，不能在现存制度和发展趋势的框架内应对社会经济、人口、生态和政治错综复杂

的诸多问题。

人类处于自己发展新质的门槛上。历史今天进程的紧张与变化的这个性质相联系。世界在变化，而且不可避免地变成另外一样。对我们的挑战在于：与人类一起或者没有人类，但是这个变化是一定要发生的。我们今天也不准确知道人和人类将怎样变化。但是人和人类只有善于自我改造才能生存下去。这个冷眼看来简单而又平常的思想今天却是文明发展的旨意。

人类必须学会与其说控制社会状况，不如说首要的和首先是控制社会发展趋势。世界应该转向社会工程和文明建设的崭新基础和原则。

在当今这个脆弱的世界上，具有保存能力的控制只能是“从未来的控制”。未来与今天并没有被铁幕隔绝。未来的形象，不管它是怎样得到的，只要它长入社会交际系统，不由自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心理学家们、社会学家们和医生们多次描述的“自我实现预言”的事实使人的想象震惊：人们由于无意识地促使事态向所预言的结果发展（即使是他们最不喜欢的），却能够没有看得见的原因而在肉体上死去或者相反地生存下来，这取决于对他们灌输的前途。

正因为这样，世界才面临必须确定并做出决定性的抉择。同时抉择要做得合理，极为清楚正在发生着什么，意识到人类面临那些问题的整个规模和局势的继续发展对人类构成什么威胁。我们应该有意识地表述和选择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应该是今天我们面临的和证明旧世界日薄西山的那些历史问题的回答。



## 第一章

# 旧世界日薄西山

## 评判现代

世界遇到了按规模和内容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说的是世界文明、其制度结构和文化基础按其表现是全球性的危机。

这是旧世界的绝境。而且最大的问题在于人类走进这个死胡同，是连续不断地行进并走到这个地步的结果，是由于使一切发展的趋势和原则都达到了合乎逻辑的结局，这些原则和趋势决定了新时代人类历史的含义和内容。进步的思想，那个最近几个世纪期间决定人类发展的和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类型、组织世界的民族国家制度、民主的思想、科学技术革命和在所有这一切后面的人类道德和意识形态组织的进化——这就是新世界历史的那些决定因素，它们以极为奇怪的方式将人类引导到了深渊的边缘。

保存经济和政治活动、世界经济组织现今的原理、社会及其各种制度和机构运转的原则、保持国际机构和民族政权机关活动的功能和原则、当今现存的人类文明的终结，都正在无情地变成已经实现着并变

得日益现实的预测。而“新世界”和“历史更新”的要求正在从学术思想变成“这里和现在”实际行动的必要性，变成了如此迅猛和威严地到来的新世纪的主要任务。

今天首要的任务是“正名”。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美丽辞藻和众多整齐有序的观念后面，掩藏着对于我们落到了何处和我们正发生什么事情的现实理解和意识的混乱。一旦原因和后果混淆，黑白颠倒，价值与空虚不辩的时候，世界就要毁灭。

## 1、现代世界发展的绝境

### 1.1. 进步思想的危机

现代文明世界关于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概念基础，最终总是从坏变好的进步、增长和发展的伟大思想。

这的确是伟大的思想，因为按其对现代世界的影响它是无与伦比的。这个思想中它是关于美好未来，关于人和人类文明无限能力观念的凯旋。在某个时刻进步变成了“历史的基本规律”、意义和辩护。

进步的思想来自文艺复兴时代。当时觉得人类是沿着笔直的历史道路前进的，从简单到复杂，从无知到知识，从道德的盲目到道德的高峰。任何“向前和向高处”运动的结果都被理解为进步，这是不足为奇的。而且进步的思想理想地符合历史“从……到……”线路的直线性质的概念，并且这个线路的方向不断地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好到好，从简陋到完善。

这种图式很有吸引力，而且至今继续以其简单明了诱人。如果运动只指向一个方向——设想好得多的

方向，那么人类和各国人民有过的一切按照定义都坏一些。所以既然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坏的注定灭亡。由此三个结论好像是不言自明的。第一个：“以前”有过的一切迟早要离去，给新的先验进步的让位。第二个：既然早期的社会形式注定消亡，那么为什么不帮助它们及早离去，从而加速历史的进程，促使进步的到来？第三个：那些在社会政治形式中迟滞，如今好像过时了的国家和人民按照定义是“落后的”，“不那么发达的”，所以进步人类的义务是帮助他们完成向未来的突破。

当然，关于进步思想的这种概念有些简单化，但这是有意识的简单化。因为最终正是这样的方法常常变成人类行为的现实机制，尽管更晚时期对进步思想有越来越完善的解释。

但是上一世纪的经验强烈地提出了进步的代价，特别是我们往往倾向认为是进步或通向进步道路的那些迷茫和乌托邦的代价问题。历史不再是某种“从黑暗到光明”的矢量：很显然，它能勾画出令人震惊的曲折。看来，快要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时，在科学和战略规划中确立的系统方法向从 18 世纪引出的关于进步的概念中“踢进一球”。变得很清楚，将进步的任何个别方面和参数绝对化对系统整个说来都是不可

避免地要分解；在某一个方向追逐进步，而在另一个方向上回应的，都必将是社会和个人的衰退。

上个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是进步的思想深刻危机的时期。这一危机发源于那一类型工业文化及与其不可分割的合理主义的穷极，它们把自由、幸福、物质享受的理想绝对化。这个硬币的反面是对自然界和人本身的暴力和掠夺。

然而毕竟不想放弃进步的思想，不可以放弃。舍弃它意味着把在理智、道德、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世界的可能性一笔勾销。并且勾销的时刻恰恰是在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它们要求我们做出恰是崭新的、超过今天思维和社会行为水平的回答。

再者，如果进步原则上不可能，如果它不过是为数众多的幻想之一，从而则是预先为以下胡作非为的任何未来的表现而辩护：认为社会的及其他不负责任、自私自利、粗暴野蛮、不择手段、轻视个人和整个人类都是正当的。社会历史的创造失去意义：如果不仅人的理想，而且从前觉得客观的前景都不过是由我们的心理特点和历史形成的事物所决定的自我欺骗，那么这种创造还有什么目的和有什么用处？

20 世纪的物质文明在历史上破天荒地使人有可

能为实现他的理想得到强有力的实际基础。但是作为交换要求理想的一定着陆。如果理想社会不可及，至少在现实的时间内，在我们同时代人生活期间是这样的话，那么舍此做出别的抉择完全不是放弃理想。

21 世纪伊始，可以看到通向进步的其他道路甚至与半个世纪以前都根本不同。打破一切并在空地上建造社会和经济的某种理想模式——这是最痛苦、最艰难的道路。而且是并不保证最终结果质量的道路。须知传教士和殖民者也曾真诚地以为是向世界各个角落带去真理和文明之光。结果是三分之二的人类注定要追赶的发展，就是处于永世沦为被淘汰出局的角色。

但是把一切照旧留下并让世界自行发展，不予矫正——已经不可能，为时已晚。世界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统一的整体。在里面各个极其强大方向的不同利益和力量互相冲突，积累着极其危险的风险和问题。在这种条件下，自然力会把人类载到什么地方去，但是终点站可能完全不是进步。

这里在判断人类前景和表述发展的目标中，也还要出现一个重要的岔路。进步已将既不是作为不可避免性，尤其更为重要的，也将不是作为必要性而出现。并且这已经不是世界上不同的，但还是进步主义

图景的冲突和竞赛——我们面前实际上是另外一种规模大得多的对峙。人类回归自然界和“回归纯真”的思想在全世界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在这个论点上聚拢的既有生态主义者，也有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敌人，还有世界建设纯道德基础的倡导者，不管这种或那种方法与什么样具体哲学宗教学说相联系。正在进入人类历史的，是一种新的伟大思想——文明发展自我限制的思想，它乃是在全世界规模生存下去的灵丹妙药和社会公正的主要原则。

然而，是不是这样呢？一方面，任何人也不准备同西方争论是否西方在经济和技术意义上来说是现代世界最发达和最先进的部分。这里勿须向谁，也勿须证明什么。但是须知出现了另外一个，对“文明人类”更为危险的问题提法。向人类建议“自我弃绝”，放弃今天构成其实质，其以为骄傲的一切——发达的经济、科学、完善的技术，说最好自杀。这是拒绝进步思想的代价。

唆使“9·11”和“10·23 26”，恐怖行动执行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按其实质是对进步思想的否定。正确的道路不是引导前进，向新的，不知晓的和一定不是《圣经》所规定的前进道路，而是那条回到正确地再现伊斯兰教形成时期的准则和规则，方法和

行为的道路。塔利班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这个反进步的文明方案——这是向各国人民提出一个所谓伊斯兰世界的明证。同样给其余人类规划了要摆脱“多余的”、伊斯兰法典没规定的一切，而这个法典是7世纪在极为有限的地区——阿拉伯半岛形成的。

另一方面，如果甚至对世界大多数国家来说，继续进步的思想也能受到怀疑，那么这个论点对其余世界也未必合适。在这里不经受面临前景更可怕得多的风险、消灭或限制进步的负面后果是不可能的，这个前景就是人类基本群众的落后、贫穷和没有出路状态的固定不变。如果对于西方适用限制进步的口号常常是作为呼吁放弃过分的恣意妄为和跨出善良与罪恶界限的危险尝试，那么对于整个其余世界来说，同一个口号可能有另外的意思——判决放弃必要的发展。

假若今天在世界的不同国家和部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可以看到相对的平等，那么大概普通的自我限制进步的思想会是极为吸引人和极其有效的。但是世界的局势是另外一样。与所谓文明人类的“黄金的10亿”同时，在地球上还存在着10亿吃不饱饭的，10亿有病的，10亿乞讨的，10亿不识字的，10亿注定死亡的。

但这还不是一切。如果问题的根源仅仅在这里，